

皇朝編年備要

二十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

凡六年

神宗皇帝

起乙卯熙寧八年 止庚申元豐二年



乙卯熙寧八年春正月京東分東西路。

雨水冰。治臺獄改竄鄭俠

初議保甲養馬如周官丘乘之制而

馮京不以爲然又秘閣校理王安國見其兄安石爲政嘗面折呂惠卿惠卿乘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衆所共知若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道之乞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又詔鄧潤甫同推究惠卿議俠當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可念豈宜深罪遂罷京政事出知亳州俠改竄英州安國追勒放歸田里 二月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始安石薦韓絳呂惠卿代已惠

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既出安石私書有曰毋使齊年知及毋使上知者進之於上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有道術安石居喪與同廬數年意欲併中安石也又起鄭俠獄事連安石第安國罪至追勒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安石再相愕然安石聞命不復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 大閱 初唐李靖兵法無全書而雜見通典詔中書檢正官王震解釋又令入內押班李憲關殿前司馬步軍二

千八百人教習之上諭憲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相温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此即九軍陣法至隋韓擒虎深明此法以授李靖以時遭久亂曉其法者頗多故作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故今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軍

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
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之別名而馬
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
廂軍也中軍帥統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
事務是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朕今採古
之法酌今之宜曰陣曰營本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
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乃製行戶馬法從
八陣法而大閱八軍陣於城南之荆家陂行戶馬法從
北察訪曾孝寬之請也孝寬言慶曆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
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被甲馬一匹以備非時官買
乞檢會施行詔從之。元豐三年春宣徽南院使王拱辰請
行其法於諸路詔以國馬未備令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
西河東物力戶自買馬牧養坊郭戶家業及三千緡鄉村及
五千緡養一匹各及一倍二匹至三匹止須四尺三寸以上
爲斷仍令提舉司置籍於是逐路提舉司上當養馬數開封
府界四千六百餘匹河北東路六百餘匹西路八百餘匹秦
鳳路六百餘匹永興路千五百餘匹河東三百餘匹京東路
七百餘匹西路九百餘匹京西南路五百餘匹北路七百餘
匹。七年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四
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罷鄉村先以
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

三月遼使復來沈

括報使

初詔劉忱等與北人會議天池廟黃嵬山麓土
斷有明據可理論之既而會于大黃平虜使指

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隴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
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
久之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爲言輔臣及西
上閣門副使呂大忠對議將從其請衆未對大忠進曰它日
遣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地將何以處之上默然乃命韓縝
張誠一代忱等與遼使議縝等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
水嶺之說不變又且久留不肯還遂命沈括詣虜廷面議括
時按獄御史臺忽有是命客皆爲括危之括曰材力不足以

敵氣是爲憂死生禍福非所慮也即日請對上謂括曰虜情難測設欲危使人何以處之括曰臣以死任之上曰卿忠義固當如此然卿此行係一時安危卿安則邊計安禮義由中國出較虛氣無補於國切勿爲也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上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使內侍李憲持詣中書樞密院切責輔臣使以圖示虜仍賜括銀千兩曰微卿毋以折邊訟○初上以虜情無厭橫使再至賜前宰臣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以待遇之要備禦之方令密具以聞琦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招高麗一也建熙河二也西山植榆柳三也創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遣治國之本當先富疆則可以

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它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虜疑陛下益養民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可以振威武而復舊疆弼言近年西南用兵不息傳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必聞朝廷簡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欲爲牽制又置河北三十七將所以先期造釁既發爭端勢未肯已也今橫使再至便要可否違之則速患順之則遺患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久來圖籍盡力相詰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萬一入寇事不得已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防邊之要也若便欲深入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彥博言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慶曆誓書明載雄州所管白溝兩朝遵守已久今蕭禧欲以雄州北亭爲界但以誓書爲證彼雖詭辭難奪正論又事

有逆順理有曲直若虜人敢萌犯順朝廷已嚴於預備矣大抵中國之兵利在為主以主待客理必勝矣或傳陛下決為親征之謀事若如此則是以我虛聲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踈畧之虞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臣謂因今橫使之來可以其疑我數事諭之云凡為武備乃中國常事非欲外興征伐向來小蕃有過者須當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久詎可輕渝緣彼藉朝廷歲與方成國計豈無顧藉臣更恐有迎合聖意者陛下不宜偏聽今又河朔荐饑若兵連未解即金湯不守先事而慮乃無後艱公亮言夷狄之情畏強侮弱要在控制得術乞擇臣報聘諭以彼國生事中國包容之意至於疆界按驗既明不可侵越使虜主曉然不為邀功之臣所惑必未敢萌犯順之意且今日之勢與雍熙景德之間不同河北兵既倍增又益以民兵及行陣訓練多出蕃筭不為無備或謂河北戍卒不經征討則陝西湖北近有戰勝之兵自可調發虜人萬一犯邊願先絕其歲賜臨之以良將勁兵彼亦自亡之時也但定州最為控扼若初入界疲曳以重兵夾攻無不克者又大河之險可敵堅城數重寇至北岸前不得進後不得奔王師仍列強弩於南岸待之此必勝之勢也

夏四月詔禘祫奉僖祖東嚮○罷河南北

監牧

從都承旨曾孝寬之請也孝寬請以其地予民以其租為芻秣費乃詔惟存沙苑一監隸羣牧司餘八監

並廢之以牧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國朝馬政內有騏驎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之為監者十二皆掌於羣牧司已又分置河南北兩使至是議廢監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其非便詔元絳蔡確按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四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歲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三監已度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

河東馬軍有見馬九千五百餘匹兵部請罷支填候減及五千匹益以義勇保甲馬五千匹共萬匹為額樞密院言保甲養馬不免抑配兼恐芻秣失時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又當存官馬以寬民間之數與中書難久之上卒從其議詔也依舊支填候教成

湖南水行奉元曆

譚衡道邵四郡 先是詔更

造新曆提舉司天監沈括言淮南人衛朴通曆法召朴至朴言崇天曆氣後天明天曆朔後天詔朴改造朴自以己學為之視明天曆朔減二刻至是曆成括上之賜名奉元

罷耆戶長壯丁

以其雇錢募人承帖

隸保正每上戶十至三十輪丁一充保頭主催稅一稅一替保內被盜五十日不獲備賞錢竊盜毋過二千強盜毋過五千貧戶免輸上曰已令出錢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稅失信於百姓又保丁只合令習兵不可令二事王安石曰保丁戶長皆出於百姓為之今罷差戶長保丁催稅無向時勾追呼集科擾之苦而數年或十年以來方一次催稅不過三十餘家

此有軍三二一

一

於人情無所苦上又曰既出錢免役又出賞錢如何安石曰強盜每戶出錢六十竊盜每戶出錢三十貧乏又免無所苦也上曰利害加天下極宜審之它日上又欲以役錢代賞且言二百五十家同任責非是當令二十五家均出寧厚無傷亦所以懲之安石請如上命施行然不可厚也

世居等謀反伏誅

羽林大將軍世居坐

錄趙普後

○五月雨

士及黃毛 ○六月導汴入蔡河

以通京西之漕

頒

王安石經義于學官

加安石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王雱呂升卿遷秩有

差安石辭所遷官上曰卿修經義有勞也乃欲以卿道德唱導天下士大夫故有此拜不足辭也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註悉廢矣○雱辭賞上欲終命之惠卿以為雱引疾避寵宜聽故從之由是王呂之怨

熙寧八年

益深定嫡孫承重法

詔五服勅增入嫡子死無衆子然

有衆子猶承重韓琦薨

時判相州未薨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櫬馬皆驚上聞訃輟朝發哀後死顧卹其

家甚厚御製碑文載其大節篆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琦天資忠厚能決大事辭氣雍容人不可見其憂喜之色凡所建明碩義如何不私於己輕財好施家無餘貲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苟公論所與雖素所不悅必收用之後之論賢相者必稱首焉尋詔以配饗英宗廟庭

秋七月命韓縝如

河東割地

初蕭禧至館中留不肯行必欲以分水嶺爲界禧猶不從王安石勸上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

分水嶺畫界遣使以圖持示禧禧乃去至是命縝往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邵伯溫曰嗚呼祖宗故地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安石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爲

卷二十一

六

取之論使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安石之罪可勝數哉○上嘗問張方平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首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道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賊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八

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陰雲蝗

命捕之韓絳罷

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相
修京城發河

論政愈駁絳屢稱疾求罷至是罷知許州
東兵及發監牧卒修之元豐元年冬畢功城周五十里有奇
高四丈廣五丈九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內空十步命知制誥

李清臣譏記
刻石南薰門
九月立武舉絕倫法
○冬十月

呂惠卿罷
王呂之怨日深惠卿因安石遣堂吏齎御史
中丞鄧綰章示之乃上疏自辨且言安石常

言用法頃嚴名分雖使有智者不敢出諸口則事體歸一安
石之意不徒為身為國亦欲如此天下即是敵人雖能禁近
者言如天下何又曰安石每與陛下言執狐疑之心者來讒
賊之口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安石却不自達此理每
日只被呂嘉問練亨甫幾箇圍合了其餘人更下言語不得
昨安石初到臣請去位陛下以為安石莫疑否臣猶以為不
然今觀安石如此却是臣兄弟純不思至此也御史蔡承禧
奏惠卿發口則欺君執筆則玩法秉心則立黨結朋移步則

傳要二

肆姦依偽避權畏義之士則指為庸為鄙盡心去邪之人則
以為害人害物貪利希附之者則為賢為善更相推舉彼可
侍從彼可監司及其事實十餘條手詔出惠卿知陳州綰等
先言惠卿託知華亭縣張若濟借富民錢買田事詔遣司農
寺簿王古劾若濟尋又詔徐禧等同王古根究綰言惠卿事
敗乞行誅竄且言四凶象恭之誅豈須檢法兩觀偽辯之戮
無事計贓承禧亦言惠卿罪惡彰著而徐禧等務為掩覆乃
命浙東運使蹇周輔往秀州鞠其獄既而惠卿上疏曰周輔
鄧綰鄉人於法有礙乃命秦鳳提刑李疎同鞠初安石既與
惠卿交惡令徐禧王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
按之安石子雱猶恐弗得切責練亨甫呂嘉問亨甫嘉問遂
共議取鄧綰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堂
吏密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上聞上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
歸而問雱雱乃言其情安石由是自愧數告上求去上待安
石自是意亦稍衰矣○十年春獄具若濟坐在法贓杖脊流
沙明島鄭膺坐詭名射由溫卿坐借舊任弓手錢衝替轉運

王廷老提刑晁端彦坐累降罰有差膺惠卿舅也勢橫兩浙人呼爲鄭六舅云先是周輔及竦同鞠得呂氏姦利事推治甚急會縮敗呂氏家人饋藥名藥曰縮出湯因以告周輔周輔聞之遂不肯爲王氏盡力末減呂氏事而上其獄

出軫大赦求直言

詔曰比年以來災異數見山崩地震旱曠相仍今豈出東方變尤大

者遂詔內外臣僚直言朝政得失。王安石曰晉武帝五年嘗實出軫十年軫又有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蓋天道遠所當信者人事而已禪竈言火而驗及欲禳之國僑不可鄭亦不復火有如禪竈未免妄誕况今星翁豈足道哉。富弼言臣近日忽聞特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別降手詔許中外臣僚直言朝政之闕失士庶喧呼鼓舞道路臣再詳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以至累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蝗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已詞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故至變不旋踵而滅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寮上封論事人方喜悅日俟朝廷施設不知何人上累

備要

八

聖德遽成反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今天變益大詔命益切陛下必不復蹈前車之誤况詔云朝廷闕失朕將虛己以改此足以見聖意畏天愛民其已至矣然竊聞外議皆云天下弊病甚衆官家多應不知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踈賤萬機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說所合者斷在不感力賜施行踐虛心以改之詞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服而天道助順矣若但委臣寮置局恐有顧望隱蔽則誤聖君畏天愛民不吝改過之意也。張方平言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人爲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異存作顧其事必有不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須必改若爲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又曰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呂公著言臣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廣開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則宜損之苟其非便不以已行而憚

熙寧八年

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
衆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其
食而禦外侮矣又曰子產之爲政也一年而與人誦之曰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陛
下垂拱仰成七年矣與人之誦未聞異於七年之前也豈左
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上聞乎舜曰在知人在
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
罷手實法時奉使者至折秋
毫天下病之司農
爲先除織布新以荅天譴
又下諸路不時施行以違制論知密州蘇軾不肯行謂提舉
常平官曰違制之罪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
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姑徐之至是
御史鄧綰亦奏陳其利害遂有是詔

十一月王安石

求退不許

先是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自朝至
暮十七反醫官脉狀皆使駛行親事齎奏既
愈復給假十日將安又給三日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時有
不輔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

備更平

九

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言新法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猶咨怨此
豈足卹也上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
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黨爲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
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
石從之上亦喜安石之出九所
進擬皆聽由是安石之權益重

交趾寇邊陷欽廉

等州命趙高及內侍李憲討之

先是知桂州
沈起劉彝相

繼遣官入溪峒集土丁爲保甲繼命於海濱集舟師寓教水
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疑大舉分三道入寇衆號八
萬圍邕州十一月陷欽州至是陷廉州所破城邑卽爲露布
揭之衢路言所部叛入中國者官吏庇匿訴于桂管不報故
我帥兵追捕叛者又言桂管黥鬪丁言欲見伐又言中國
作青甬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救安石怒薦
高爲安南招討使總九將軍進討李憲燕達爲副仍自草詔
諭之詔詞有云天示助順旣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

撫之氣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說於彗星乃推之於交趾云。正月陷邕州廣西都監張守節率兵救邕州敗于崑崙關死之州被圍四十日知州蘇緘日夜行勞士卒緘以神臂弓仆賊殪象不可深計賊四面攻城城上發火箭焚其梯衝前後殺數萬人賊計已盡欲引去而外援不至會有教賊囊土傳城以登者城遂陷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解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縱火自焚賊至求緘不得殺吏卒民丁五萬餘人以百首為一積凡五百八十積并欽廉州死者無慮十萬人並毀其城初州受圍久糧儲既竭井泉皆涸人飢渴汲溷麻汙水以飲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人無叛志尋贈緘奉國軍節度謚忠勇賜京城第一區上田十頃官其親族七人以其子元為閣門祗候奪服充召募舟師副將賜對便殿上撫諭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守禦如欽廉二州賊至城破乘勝奔突則賓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捍江淮較之卿父未為遠過也。按四朝國史忠義傳自緘而下至吳華凡三十八人外亦有繫於列傳者今隨事附見于後



熙寧九年春二月竄沈起劉彝

自王安石

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遼人右臂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為占城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起知桂州起至則遣官入溪峒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疆置城寨誅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上親批諭中書曰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於南方干賞妄作宜速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於是起以彝代之彝至復生事於是交人以大舉入寇至是竄起郢州彝隨州尋除名編管涪州

郭逵為安南招討趙尚副之。○兩電。○三

月親試舉人

賜徐鐸以下進士千一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舊例賜期集錢三千緡諸科七

熙寧九年

百緡言者謂其多假設名目妄有費用乃詔賜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西番鬼章寇邊韓

存寶敗之○夏四月茂州夷寇邊命內侍

王中正經制之○五月兩浙分東西路○

秋七月詔錄昭憲太后族詔自今遇大禮官其族一人八

月罷鬻祠廟判應天府張方平言近降新制應祠廟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管下

五十餘祠百姓盡已承買闕伯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今既許承買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歲收甚微實損大體欲乞不賣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之意上批司農寺鬻天下祠廟辱國黷神此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今後市易司創改條例並進呈取旨○明年二

青要六

十一

月中丞鄧潤甫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令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交刈聞昭陵已剪伐無遺乞下所屬依舊禁止詔從之冬十月鄧綰練亨甫罷綰自中丞奪職知號

州亨甫自中書戶房習學罷為漳州判官初王安石以病求去杜門不出綰建言宜用其子且薦其壻又為安石求賜第舉彭汝礪為御史既而又自陳失舉請代以他官上怒安石聞之奏綰為國司直乃為宰相祈恩極傷國體臣聞彭汝礪昔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官如綰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備宰屬乞以臣所奏付外處以典刑遂有是命綰始以附會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安石上益厭安石所為綰懼安石出而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安石子雱以進至是皆斥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安石所為遂出判江寧府○安石既罷去即堅請奉祠退居鍾

熙寧九年

山盡元豐不復召用晚於鍾山書室多寫福建子三字孟恨為呂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初司馬光以書諭安石爭青苗法且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拍目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光先知。雱之卒也在六月年三十三雱先病疽又聞呂惠卿發其私忿恚增劇而死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嘗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安石曰兒誤矣。元豐七年安石請以所居上元縣園屋為僧寺詔賜額報寧或云安石愛雱雱性除惡安石在政府日凡其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嘗恍惚見雱負鐵枷如重囚狀遂有是請蓋為雱求救於佛也

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十二

備要十

月命內侍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

諸將並聽節制

先是鄧潤甫等言李憲名為措置邊事其實諸將皆受節制唐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使諫官白居易等言古無中人任大帥恐詒笑四方今陛下所行皆將為法於萬世豈可使國史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又言自古未有以兵寄閹人而不亂者言甚激切上優容之

交趾納款

郭逵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去交州三十里獲偽太子洪真李乾德請降得其廣源等五州之地而還以廣源州為順州是役也官軍八萬死者十六逵始欲濟江趨交州已而曰願以一身活十萬人命乃班師

丁巳

熙寧十年

遼太康三年

春正月以范純仁

知慶州

純仁代楚建中擅發常平封搆粟麥收郵流亡多所全活會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公私皆取給

焉復爲營求稼穡之具歲以穰或言純仁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者至則已無負邠寧間有叢塚使者發塚數散劾純仁全活不實之罪詔窮治乃建中所封也朝廷欲罪建中純仁奏建中循守法度方申請措置而民已多死臣但因其措置苟免流云
非臣才術能然也建中坐罰銅
二月鬼章寇岷州

種諤敗之。立鹽鈔貼納法

初詔三司講畫鹽法利害至是三司言

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溢額故價賤而芻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縣權賣官鹽故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收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商人自承準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提舉司賣鹽並用新價錢承買舊鈔商人願對行筭請者聽而別定官賣鹽地舊制河南曹濮以西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推熙寧中市易司始推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等十一縣曹濮河中府等

傳單二一

十三

八州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分通商及官賣州縣鹽價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自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者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鹽鈔舊法每席六緡時只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乃議所以更之召陝西轉運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鹽不便沈括爲三司使不能奪公弼議王安石方主景溫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則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等州陳留等縣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澶濮陽武等州縣官賣如故。上嘗謂輔臣曰向以陝西用不足使市鈔京師蓋欲權鹽價飛錢於塞下而出錢五百萬緡不能救其弊也朝廷措置經始所當謹重使國者姑安靜以待之。元豐元年從轉運使蹇周輔之請更福建鹽法周輔言建劔汀邵武請罷去官賣稍減鹽價募上戶爲鋪戶官給卷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於是歲課比舊頗增羨。四年更江西鹽法亦從蹇周輔之請也初歲運淮鹽

十二綱至虔州及章博察訪湖南符本路提刑措置搬運廣
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博既參政有邲置者迎合博意推倣
湖南之法請運廣鹽於江西詔周輔往江西相度遂奏通廣
鹽於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於洪吉筠袁等州以補舊額立
法峻剥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糶悉籍於官賣之

夏四月河北京東盜

起

遣使安撫

五月初給貧民糧

詔諸州檢籍老疾而貧不能自存者籍之日給

粟豆自十一月至三月止

盜廖恩犯南劍秋七月命內侍

王中正討之

初命劉定體量安撫尋以中正為都大提舉福建招捉盜賊應兵官及捕盜官

並聽中正指揮凡劄下劉定並令中正處置

河大決北流繼絕

溢衛州王供及汲縣

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縣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

備要二

十四

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州縣四十五而濮齊鄆
徐尤甚壞民田三十萬頃廬舍三十八萬家詔遣內侍張茂
則同判都水監劉增相度閉塞決口尋詔泛濫民田官為疏
畎被災州縣放賦稅老幼疾病不能自存者日給口食○知
大名府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緩上
流必至壅遏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潼等州之境而都
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
災實人力不至也○十一月詔河北京東西淮南等路出夫
赴河役者去役所七百里外願納免夫錢者聽每夫止三百五百

八月廖恩降○九

月贈邵雍官

初朝廷授雍將作監簿雍辭之至是卒贈著作郎謚康節以河南府言雍行義

聞於鄉里乞贈卹也雍字堯夫衛州人刻厲為學夜不枕席
者數年有王豫者以師自居聞雍學易召而教之與語三日
蹶然起拜少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
之事為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

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
嘗適吳楚過秦魯晉梁後徙于洛在洛幾三十年蓬單環
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
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與人言必依
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每歲
春二月出四月上八月出十一月止每出人皆倒屣迎致爭
具酒饌不復呼姓名但云吾家先生至也鄉人如其所居安
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既沒有挽之云春風秋月嬉
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雍之學得之
於李之才擬之擬之言得之於穆脩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
緒至於純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者有書十二卷曰
皇極經世詩曰擊壤集歌程顥嘗語人曰顥接人多矣不雜
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云

立義倉

自畿內始後徧行於諸路

冬十月罷

粥糴祭服

時三作坊退賣祭服言者謂祭祀之物轉移他用則非所以尊奉靈神也詔勿賣

十

一月立內侍觀察使止法

詔兩首都知押班已至觀察使者如年勞

及有功只許轉使額雖有特旨令樞臣執奏

甲戌郊○十一月張載卒

時同知太常禮院謁告西歸行次臨潼卒○康定用兵時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崇本善俗爲先每以棒給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其訓教子弟之意上嗣位之二年以呂公著薦召入見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曰卿宜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載它日見執政執政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對曰朝廷將大有爲

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力如教玉人
追琢則人亦固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命校書崇文
辭未得謝復按獄浙東獄成造朝會第戲以言得罪益不安
乃謁告西歸橫渠後復召還舊職會有言者欲講行冠昏喪
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載獨以
為可行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與焉載見禮不致嚴亟
欲正之而眾莫之助載益不說會有疾謁告而歸。載退居
橫渠也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
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
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殆與前聖合然大要發端示人
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學者有問多告以知
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
進近世治喪無法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
祭先之禮亦用流俗節序薦享不嚴載始治喪服輕重如禮
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懇嘗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民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
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
上之未行耳門人欲謚載為明誠中子贊於程顥顥疑之訪
於司馬光光答書曰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
三代之禮者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
中孟貞耀為比曷若以孔子為比乎遂已

備要二十一

十一

戊午 元豐元年春正月命官詳定郊廟禮

文 置詳定禮文局命 安燾使高麗 高麗比年遣使 朝貢上嘉其勤

誠遣燾 閏月曾公亮薨臨其喪 謚曰宣靖上篆其 碑首曰兩朝碩命

使之 定策亞勳之碑及葬前一日車駕又臨之特恩非故事也上

嘗語輔臣曰公亮可方漢張安世公亮喜薦士多得人然性 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為世 所譏。尋詔以配享英宗廟庭 夏五月曹村決河

元豐元年

塞

名其埽曰靈平河還北流凡用工一百九十餘萬材六
一千二百萬有奇錢米各三十萬堤長一百四十里

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太史言日當食驗之不食

有大星裂

于内階

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龜爪聲如雷

治臺獄停陳安民

等官

安民及竇革皆停官太常博士吳安持大理評事文及甫前檢正刑房公事劉奉世論罰有差初上任王

安石而吳充在政府數乘間言政事非便安石罷充遂相充陰欲有所變更王珪忌之會堂後官周清駁相州殺賊徒三人為失入死罪大理題相州斷是革白奉世奉世曰君為法官自圖之何必相示革曰然則不可為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為失入耶於是奏是相州斷清再駁大理不服安民為相州判官懼得罪求救於充之婿文及甫而充之子安持受其囑知諫院蔡確知安民與充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移其獄於御史臺命鄧潤甫上官均與

有車二

十七

確雜治之事多不實潤甫均欲辨理於上前確劾潤甫均黨有罪未幾皆罷於是確專其獄凡朝士繫獄者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混攪之飼之如犬豕故繫者無罪不承獄成安民等既坐罰確猶言罪安持太輕上曰子弟為親戚請託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

瀘夷寇邊命韓存寶

經制之

瀘州納溪夷入寇

秋九月交趾來貢

且請還廣源蘇茂等

州上賜李乾德詔俟邕欽廉三州人口歸復省地即以廣源等處復還之。明年來歸所略三州人丁詔廢順州以其地賜之初趙高請弗與歲戍以三千人每十損五六上曰順州荒忽瘴癘之地朝廷得之未為利豈可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獲朕尚憫之况十損五六乎。七年又詔以界外六縣三峒之地賜之

冬十一月罷

元豐元年

功臣號。○十二月置大理獄

上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

得多乃輕復讎刑名

初青州民王贊父九思為揚五兒毆迫自縊贊纒七歲常欲復

讎而以幼未能至是十九歲以槍刺五兒斷其頭及手祭父墓乃自首法當斬上以贊殺讎祭父又自歸罪命未減之配

隸鄰 置景福殿庫

上海憤北虜崛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為兵費

是年始更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

三十二庫復揭以詩曰每慶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願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

己未

元豐二年春正月趙抃致仕

自知杭州告老退居

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後六年卒謚清獻賜其碑名愛直○王安石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曰公

備要二十

十八

輦坐不讀書耳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安石默然嘗兩知成都其始往也携一龜一鶴以行

其再往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抃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

喜愠年四十九即居外寢自號知非子○熙寧中嘗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十五六諸州皆榜通衢禁人增

米價抃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三月給京畿貧

民葬地

貸以錢無主者官瘞之

親試舉人

賜時彥以下千三百餘人及第出身

有差詔新進士依舊式賜錢五百千夏四月幸金明

池 觀水嬉燕射瓊林苑上射中的上自即位始再幸池苑後不復至矣又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幸金明池上扶太

皇太后登輦預為百寶酒船馳以上壽 道守洛通汴 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口歲開塞又修堤防

勞費因陳引洛入汴之利都水使者范子淵亦畫十利以獻上乃命內臣宋用臣往視用臣言其便乃命董役明年夏訖工章傳上記詔以元豐導洛記為名刻石於洛口廟仍改導洛司為汴河堤岸司

秋八月許二

史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有乞復唐正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上是其言又故事左

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與同修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為令

九月陳

世儒伏誅

并妻李婢高張等十九人並處死世儒執中嬖妾張所出執中死張氏為尼世儒既長迎歸與妻李事之不謹李龍圖閣李士師中女其母呂夷簡孫也世儒知舒州太湖縣庸駭不樂為外官與李諷諸婢謀殺張欲以憂去毒之不死以釘陷其腦骨為諸婢告發遂正典刑

冬十月置籍田

詳定禮文

所請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為籍田置令一負從之

太皇太后曹氏崩

上事后誠孝后

備要十

十九

待上慈愛亦甚至每遇朝退晚后必親至屏宸候之或自持飲食以食上及后崩上哀慕毀瘠殆不勝喪初后既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鑰甚固付上曰吾死開之惟不可因此罪人上哭受后上仙上開函視之乃仁宗欲立英宗時臣寮異議之書上執書痛哭以遺制不敢造咎其人故宮中服三年之喪以報慈德后卧内緘封一匱上發視之則舊合同寶也仁宗時因火失寶更鑄之後洵并得舊寶故后藏之匱中而人無知者

十一月貶黃履等

官

初太孛生震蕃訟孛官受賕不法事付開封推治詞連上舍生屬逼禮部試知府許將奏無罪釋之蕃併指將

妻弟及鄉人為不公乃移御史臺命中丞蔡確御史何正臣寄賣治其獄由是追逮徧四方鍛鍊歲餘連坐者甚眾皆確及置正臣實為之辭連判監黃履蔡政元絳於是絳罷知亳州履落職將知蘄州學官王沈之除名余中王沔之等並黜

兩士○十二月頒學令

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

元豐二年

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
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知貢舉法
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
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
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
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為
五人學錄增為十人

竄蘇軾

天黃州團副本州安置應
學錄參以學生為之

稅駙馬都尉王詵與軾遊漏禁中語亦停官秘書正字王鞏
責外州監當其餘坐受軾詩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
十二人初軾知湖州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
總誘君父交通戚里舒亶亦言軾上表頗譏時事且陛下發
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
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
術陛下具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片鹵變桑田陛
下謹蓋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

備車十

十

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
傳播中外自以為能乃詔定與知諫院張璪推治時莫敢言
者宰臣吳充見上曰魏武帝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
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而能容禰衡陛
下法堯舜而不能容蘇軾何也上曰朕無他意只令覈是非
爾行且釋之王安禮亦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
罪人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中
不能無缺望今若寘之於法後世必謂不能容才願陛下毋
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爾即為貸之至是
獄成而有是命○七年正月徙汝州軾言汝州無田產乞居
常州從之初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罪之宰臣王珪忽言軾
有不臣意上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珪舉軾檜詩根
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蠶龍知之句且曰陛下飛龍而軾
欲求之地下之蠶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與朕事
珪詰塞上遂薄其罪然上每憐之一日上曰國史大事欲俾
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既而有旨起軾知江州蔡確張璪受

元豐二年

命王震當詞頭明日改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
出手札徒軾汝州有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
終棄之語軾即上表謝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僊去上聞
嗟惜久之故軾於此表有云疾痛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
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忠州雨豆

庚申

元豐三年春正月嚴失入法

詔審刑部斷議官失

入者歲具數罰之

三月吳充罷

為中太一宮使踰月卒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

不能勇退云

葬慈聖光獻皇后

柎永昭陵時推恩曹氏進官被賞者百四十餘人初

欲以曹佾為中書令樞密呂公著言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况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乃加佾司徒以護國節度兼中書令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時內

侍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同知薛

向以公著為敢言○八月佾封濟陽郡王御史范鏗言祖宗

以來未有佾比不王乃所以保安曹氏不從

夏四月瀘夷寇邊

乞第入寇戎州兵官

王宣王慎言死之復命韓存寶經制

五月定國子生負

取清要官親戚為之以二百人

秋七月河決澶州○彗出太微垣

占者以為主京

城有兵變於是修京城置樓櫓保戶養馬趣其期限督訓保甲除軍器以備之

求直言

知制誥王安石禮

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大臣是非好惡有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不察主上惠養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溝壑取利究於園夫殆有以召天變臣願省不急之改作紆弗勝之工力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應天以實者上覽疏嘉歎安禮他日進對上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所以朕謂大臣當宣導下情以達於上不應沮格人言以壅蔽人主今以一指

蔽目雖太華在前不之見也近習之
蔽君何以異此朕今信卿卿第言之
九月正官名國

建官多循唐制而間有損益三省長官惟除侍中亦罕預政
而以平章事為宰相之任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
垣不專諫爭史館不修記注總計有使封駁有司而審官審
刑各有院凡臺省寺監往往它官兼領故議者多以正名為
請知制誥李清臣亦言本朝官制踵襲前代陳迹不究其實
官與職不相準差遣與官職又不相準勳階爵秩又皆不相
準乞詔有司並加釐正以成一代之法上慨然從之乃置詳
定官制房於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瑄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
之詔曰國家承平百年四海承德惟茲官政尚愧前聞今欲
推制作之原參酌損益使臺省寺監之官實領職事其餘空
名者一切罷去而與之以階因此以制祿凡厥恩數一如舊
章至是頒以階易官寄祿新格改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
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
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

備更十

十二

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
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六曹前行中行後行郎中為
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前行中行後行負外郎為朝請
朝散朝奉郎侍御史左右起居舍人司諫亦如之凡三等左
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
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
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
理評事為承事郎校書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開府儀
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
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
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關次補其朝議大
夫以七十負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吏部法遷升朝官依今新
定制○宣德郎後避
宣德門改宣教郎
神○詔文
彦博陪祠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太史
言當

辛巳大饗明堂

惟以英宗配上
帝悉罷從祀羣

元豐三年

食六分驗之不

置元豐庫

本朝財用舊屬三司自熙寧

及所食分數 掌邦計之說遂與三司分權凡稅賦征權常貢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監場坑冶絕戶沒官禁軍闕額之類皆號朝廷封椿法行既久儲積贏羨是年於司農寺南創元豐庫貯之三司不與焉及官制行戶部歲入纔四百餘萬緡其它盡入元豐庫以待非常之用云應有所用必有司具數上之宰執聚議同奏降旨下庫始可支焉蓋雖天子不得而用其制之嚴如此自熙寧以前諸道推酤坊場率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役法乃罷酒場聽民增直以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司農請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都至是遂置庫貯之○五年十月詔戶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萬緡輸元豐庫○時知三班院曾鞏上疏論經費略曰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承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郊之費皆一倍於景德願詔有司講求其故使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則所省蓋半矣又曰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至天禧乃總四千餘員至于今乃總一萬一千餘員宗室又八百餘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攷之殆三倍於景德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他費尚必有加於此者惟試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

元豐二年

